

天上起了爭戰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與龍爭戰，龍也同牠的使者前去爭戰，並沒有得勝，天上再沒有他們的地方。大龍被摔下去，牠正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但，是迷惑普天下的，牠被摔在地上，牠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

《啟示錄》12:7-9

序章

飄著細雪的聖誕夜裡，微弱的啜泣聲顯得格外悲涼。

亞瑟·烈威特在緊閉的教堂門前停下腳步，他記得參加學生們的報佳音活動前，還特別確認過門窗都已關好才出發的，為何教堂內會傳出年輕女性的哭聲？

這座位於古老天主教學校內的教堂，基於保護校內學生安全的考量，警衛會嚴格管制來客進出，因此除了週末外，不會有校外民眾進入教堂。

尤其是應當與家人歡欣團聚、共享溫暖的聖誕夜。

亞瑟抬起頭，稍微拉了下襯著白硬領的黑色領口，仰望教堂上方的鐘塔。還有幾分鐘，悠揚的鐘聲就會響起，十二聲鐘響之後，就是聖誕節。

唱詩班的孩子們對神子在馬槽誕生的故事耳熟能詳，貼心的他們也從未忘記，這一天是亞瑟神父二十五歲的生日，在結束報佳音活動回家前，還特別獻唱了他最喜愛的「聖城」這首歌，替他渡過意義非凡的生日。

除此之外，幾天前，亞瑟也從父親手中接過一個意義非凡的「生日禮物」。

「好冷……」雪花落在他的面頰，融化在幾乎相同色澤的雪白肌膚上，帶來些許刺痛。

這提醒了他，說不定教堂內的年輕女性也正忍受寒冷的侵襲，躲在空無一人的教堂暗自哭泣。

無論是尚未返家的學生，或是趁機溜進教堂的外人，這都令人於心不忍。

他抬手撫去殘留在柔細黑髮上的飄雪，握住銅製門把，試圖推開大門，但厚重門扉依然文風不動。

「確實已經上鎖了啊！」他抵起線條優美的薄唇，從罩在黑色長袍外的大衣口袋裡掏出鑰匙。

隨著大門敞開，哭聲益發清晰。

亞瑟踏進幾乎和學校同樣歷史悠久的教堂。

如果在白天，這座教堂是歷屆創校者和師生們引以為豪的心靈庇護所，而如今，連燈都沒亮起的教堂內，只有長年不滅的燭台搖曳著微弱的火光，描繪聖賢和天使的彩繪玻璃少了陽光的透射，在黑暗中形成暗沉的色塊，隨著閃爍的燭火忽明忽滅，竟給人一種妖異的感覺。

「求求你……不要丟下我……」哀戚的哭聲迴盪在教堂中，「你不是說你也愛我，要永遠和我在一起的嗎？」

她在向另一個人哭訴嗎？

亞瑟環顧四周，但一片陰暗的教堂內別說是女性了，除了自己之外，他根本看不到其他人的身影。

「噓——」

半夜十二點的鐘聲驟然響起。

沒有心理準備的亞瑟差點驚呼出聲，可就在第二聲鐘響時，最接近前台燭火的木製長椅前，浮現一抹纖弱的身影。

他詫異地屏住呼吸。為何之前沒發現有人站在那裡？

正在低頭啜泣的女性穿了一襲黑色洋裝，即使雙眼紅腫、臉色憔悴，依然遮掩不住她的美麗。蕾絲袖口伸出的嫩白手臂，表示她還很年輕。

亞瑟認出她是鎮上的居民，想喊她，卻一時想不起名字。

心中驀然騰起的異樣感讓他快步上前，才發現女孩正伸手揪住另一個人，這名身材高大的男性隱身在石柱後方的陰影處，看不清面貌。

亞瑟的指尖才剛觸碰到燈光的開關，女孩突然失聲尖叫，纖細的指頭攬住比她高大許多的男性手臂，原本美麗的臉孔也為之扭曲。

「不……不要啊……」她的身體漸漸下滑，彷彿有什麼不可抵抗的力量正拖著她的雙腳，將她往下拉扯。

「你不是說……只要我和你訂下契約，只要我從屋頂跳下去，你就會來迎接我嗎？為什麼會變成這樣」

這話一出口的瞬間，亞瑟才猛然想起她的名字，上個禮拜天，他在這座教堂裡主持了她的葬禮。

他記得女孩在遺照裡甜甜的笑，也記得她的父母幾近崩潰地趴在她的棺木旁哭喊著她的名字，責備她不該為了來路不明的男人跳樓自殺。

他們的教義不允許自殺的行為，所以當亞瑟排除眾議，堅持為女孩主持葬禮時，還引起不少風波。

原來自己眼前所看到的女孩，早已不存在這世上。這個事實令亞瑟渾身一僵，一股寒意爬上背脊。

「你騙我！你根本不打算和我在一起，對不對？」

「妳當然會永遠和我在一起啊。」始終未開口的男性，突然以天籟般的低沉嗓音說出暗帶笑意的話語。

僅僅一句話，亞瑟便繃緊全身神經。令他不安的並非這聲音所散發出的蠱惑氣息，而是他察覺到一股窒息般的壓迫感正在迅速蔓延。

那是一種危險的、幽暗的、黑色的一慾念。

從神學院畢業開始見習時，他曾經跟著其他神父參與過幾次驅逐「禁忌」的儀式，他記得，這是屬於一

「我們會在地獄相見，永生永世。」

是惡魔！

他不顧一切地衝向前去，就見女孩腳下的地板已消失，黑色的漩渦取而代之，女孩的下半身迅速沒入其中，只以纖細雙手死命攀住男性。

而她唯一的希望，正冷酷地扳開她的雙手，任憑漩渦將她纖弱的身軀捲下。

「住手！」亞瑟撲上前，企圖伸手拉住女孩，就在兩人指尖交錯的瞬間，女孩尖叫著被黑暗徹底吞噬，漩渦也隨即消失無蹤，恢復成紅毯覆蓋的地板。

第十二聲鐘響的餘音在此刻結束，一切終歸寧靜，彷彿不曾發生任何事情，但一個年輕寶貴的靈魂，已在惡魔的誘惑下墮入地獄，永劫不復。

亞瑟握緊什麼也挽留不住的掌心，對於自己晚了一步懊惱不已。

「你看得見我們？」充滿誘惑力的嗓音在寂靜的教堂中響起，令人戰慄。

亞瑟憤然起身，拉開與對方的距離，取出頸上的銀色十字架項鍊，舉向隱身在暗處的神祕男性。

「卑劣的惡魔！這裡是主所看護的地方，不得在此放肆。」

「原來你真的看得見啊！」不理會他的威嚇，男性從黑暗的角落中緩緩走了出來。「你倒是說說看，為何像我這樣一個卑劣的惡魔，竟然敢在你們的地盤撒野？這裡可是神聖的教堂呢，不是嗎？」

「你……」亞瑟正想反駁，卻在看清對方真面目後，驚愕得幾乎忘了呼吸。

男人精悍的身軀恍如從金色光芒中現身，寬闊的肩、挺拔背脊、修長雙腿，合身的長大衣將他襯托得更加威風凜凜，尤其是那頭梳理整齊的金髮，在燭火微弱的黑暗中，依然不可思議地閃閃發亮。

更讓人驚歎的是，對方擁有俊美得彷彿不屬於人間的臉龐，有如雕刻般的深邃五官散發出男性特有的陽剛魅力，更帶著誘人心魂的魔力，只消看一眼，就能奪去人的心神。

這一瞬間，亞瑟以為自己看見了天使。

這般融合了剛強和絕美的容顏，只有在讚美天使的壁畫或雕像中才能看到，美得令人屏息，也美得令人戰慄。

但他也很清楚，對方絕對不是天使，尤其是他散發出的幽暗氣息越來越濃厚，顯然剛才自己感受到的慾念，還是被抑制過的程度。

這個惡魔絕對比他想像中更危險、更駭人。

「沒想到你這小神父長得挺漂亮的嘛！靈感力也很強，我還以為這個鳥不生蛋的小鎮很無聊呢！」

被喚作惡魔的男性光是輕輕勾起嘴角的微笑，就能使人心跳加速。他無視於亞瑟高舉的十字架，朝他走近了些。

「可惜你長得很像我的仇人，不然我會給你個機會和我訂契約，讓你多活一陣子。」

「我絕對不跟惡魔打交道，死亡並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違背神的旨意，甘心把靈魂交給卑鄙無恥的惡魔，永遠墮入地獄。」

「無恥的惡魔？」男性指了指自己，笑著說：「原來是在說我啊。」而後，用高挺的鼻子冷哼一聲，「那你就等著向『無恥的惡魔』求饒吧！」

話音剛落，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衝向前，宛如狂風般席捲而來。

亞瑟隨即做出防衛反應，以十字架抵向衝來的身影，沒想到對方竟一手扯住他脖子上的項鍊！

耳畔響起「滋」的一聲，有如熱鐵烙在肌膚上的恐怖聲響傳來，他錯愕地瞪大了眼，銀項鍊應聲而斷，立即被對方一甩手遠遠拋開，下一刻，一雙冰冷的大掌便

攫住他纖細的頸項。

「用這種東西對付我手下的那群小傢伙或許很有用，對我可就無效了。」

亞瑟明明看見對方掌心被燙出深紅傷痕，可這個惡魔卻不當一回事地伸舌舔了舔傷口，那高傲凌厲的眼神，如同嗜血的野獸。

看來眼前這男人不是以往在驅魔儀式中見到的小角色，而是擁有深不可測的力量、足以摧毀自己，甚至整座城鎮的惡魔。

扣在頸上的指爪猛地收緊，男人稍微使勁，就將他按在冷硬的石柱上。

「嗚……呃……」強烈的窒息感襲來，出於求生本能，亞瑟拚命想拉開禁錮在脖子上的手。

但那惡魔稍微鬆開了掌心，讓他呼吸新鮮空氣後，立即又鎖住他的呼吸，就像玩弄一隻小老鼠般悠閒。

「我果然沒看走眼，你就連痛苦的表情也很棒，真想看看你淫亂的樣子。」惡魔伸出豔紅的舌，舔上他白皙的臉龐，「以你的姿色，要多少女人陪你享樂都沒問題，我看就連男人都會拜倒在你的魅力之下，當神父不覺得太浪費了嗎？」

「別……別碰我……」亞瑟努力扭頭躲避，但舌尖滑過肌膚的觸感卻使他渾身顫抖。從小就立志獻身於神職的他，從未遭受過如此下流的觸碰。「這只是主賜予的軀殼罷了！無論是美是醜，我都要完成自己的使命。」

他擁有的一切都是主賜給他的，他就要奉獻給上帝，直到這副身軀隨著生老病死腐敗為止，絕不能作為滿足私慾之用。

「就算我的軀體歸於塵土，我的靈魂也是屬於主的，誰都無法剝奪。」

「喔？」對上亞瑟堅毅的目光，惡魔意味深長地笑了，「那你不妨猜猜看，你的上帝會不會接受被惡魔玷污過的東西呢？」

「……你要做什麼？」

「侵犯你。」

意想不到的卑猥字眼從惡魔美麗的唇中吐出，亞瑟錯愕得失去語言能力，甚至無法理解自己聽到了什麼。

「進入你的體內，釋放你壓抑已久的慾望……」惡魔的手指探向他的腰側，隔著黑色的長袍向後撫摸，靠在他頰邊的唇吐出蠱惑的甜美熱氣。

「趁你欲仙欲死的時候，再一口、一口把你啃得一乾二淨。運氣好，你還能親眼目睹惡魔是怎麼啃食人類的，如此一來，也算是滿足了你的好奇心，是吧？愛多管閒事又愛說教的小神父？」

「放開我！」不想被卑鄙的惡魔羞辱，亞瑟奮力掙扎，但受制的頸部卻被掐得更緊，缺乏氧氣的他，力氣也一點一點的流失。

「快禱告啊！你的主呢？你所景仰、愛慕，全知全能的上帝呢？」

惡魔美麗的臉龐逼近眼前，碧綠的瞳眸有如寶石般晶瑩剔透，映出淡淡的金色光芒，那是凡人無法觸及的光芒。

突然間，亞瑟覺得這一幕似曾相似。

在記憶深處，他曾見過這雙眼睛，既殘酷又神聖、難以忘懷的翠綠雙眼……

「祂怎麼沒有來救你？也沒有來救那隻被我吃得一乾二淨的小羔羊，只是眼睜睜看著你們受苦？」

「不是……呃！」黑色外袍被扯開的聲響，將亞瑟拉回眼下的困境，頸部傳來的陣陣疼痛，阻撓了他的反駁。

「換句話說，你的上帝允許我這麼做喔！或者說，祂對於你們的痛苦根本視而不見。」

「這是試煉。」趁著惡魔稍微鬆手的時候，亞瑟以毅然的目光瞪視他，「我們所做的一切……祂都在看著、守護著……就連你的罪行，祂也都看在眼裡……」

「住口！祂根本什麼都沒在看！」

原本從容不迫的惡魔莫名暴怒，翠綠眼眸中頓時有金色火燄猛烈竄燒般的光芒燃起，緊扣在亞瑟頸上的指尖幾乎要穿透他的皮膚，並將他向上提起，讓他的腳尖離地懸空，氧氣被隔絕在胸腔外。

「祂之所以寵愛你們這些愚蠢的人類，只是因為你們夠脆弱罷了，祂只是冷眼看你們爭著向祂獻媚、哀求祂的饒恕，然後開心得捧腹大笑，不然為何對我施加在你們身上的苦痛置之不理」

絕對不是這樣！

亞瑟想要出聲，卻什麼話也說不出口，淚水無視他的意志模糊眼眶，缺氧的肺部痛得像要燃燒。

好痛苦、好難受……難道他會就這樣死在惡魔手上？

這一刻，他彷彿聽見一道和藹而沙啞的嗓音，輕聲對他說話。

亞瑟，我們不能放棄希望。

儘管意識逐漸模糊，他心中卻很明白，這並非來自現實，而是已去世的祖父留在他記憶深處、一路支持他渡過重重難關的溫柔叮嚀。

同時，他也想起前幾天父親送給他的生日禮物，是傳承自祖父的另一樣寶物。

他使盡最後一絲力氣，從口袋中取出一串念珠，觸上惡魔的手腕。原本顏色暗沉的珠子瞬間散發溫潤光澤，接著迸射出耀眼的光芒，惡魔則像突然承受極大痛苦般怒吼著，一把甩開他。

亞瑟像個破娃娃似地摔了出去，背部先重重撞上長椅，再整個人摔到地上，痛得蜷起身體。

「可惡的米迦勒！」惡魔俊美的五官因憤怒而扭曲，顯然受到重挫，咒罵著那位最受教徒尊崇的天使，「我就知道他把這玩意送給人類了，奸詐的傢伙！」

亞瑟趁隙站起身來，惡魔立即朝他逼近，又顧忌他手上的念珠而停下腳步，但只要亞瑟一往右移，他就跟著往右；亞瑟往左，他也跟著往左。

「你怎麼會有那個東西？你認識約書亞·烈威特？」惡魔亦步亦趨地跟著亞瑟，厲聲質問。

亞瑟沒想到會從惡魔口中聽見祖父的名字，一時怔住了，但他決定沉默到底，就算惡魔的咆哮聲異常恐怖，他也只是握緊手中的念珠。

「我沒有必要回答惡魔的問題，你馬上離開！」

「你是烈威特家的人？」對他的警告充耳不聞，惡魔盯著他看了好半晌，翠綠眼眸流轉出邪惡的氣息，「我想起來了，你叫做亞瑟是吧？你是約書亞的孫子。」身份被一語道破，亞瑟以對抗的眼神瞪著惡魔，對方顯然見過自己，而實際上，他也對這雙翠綠的眼睛有印象，只是記不起在哪見過。

「難怪你跟他那麼像，黑色的頭髮、黑色的瞳孔……」惡魔的眼神中透出欣喜，愉悅的表情像遇到難得一見的獵物，「你們烈威特家族有最接近惡魔的外表，卻擁有堅貞的信仰，也是最接近天上那群笨蛋的人類。不過這就奇怪了，你沒有守護者嗎？」

「守護者？」

見他一副不明所以的模樣，惡魔放肆狂笑起來，「太好了，沒想到竟被我逮到一條漏網之魚！我改變主意了，我不取你的性命，我要和你訂契約。」

「我說過，我絕對不會與惡魔交易！」

「你會的，只要身為人類，就會有慾望，你也是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」惡魔自信滿滿的臉龐散發出美麗的金黃色光芒，使人目眩神迷，「我能輕易奪走你的性命，也能讓你獲得新生，更懂得挖掘出你內心深處隱藏的祕密，找出你渴求的慾望，然後替你滿足它，只要你和我訂下契約。」

「我沒有祕密，更沒有慾望。」亞瑟依然堅定。

「盡量否認吧！我有的是時間等待，但最後，我一定會得到你，我會讓你自願墮落在我腳邊，哀求我賜給你至高無上的悅樂。」

惡魔伸出修長指尖，撫摸著他的臉龐，「就用這張美麗的臉孔，對我哭喊求饒，要我貫穿你、填滿你，將你翻攪到近乎毀壞的地步，只為了取悅我，成為我的禁臠。」

「你休想！」亞瑟舉起念珠，企圖制止惡魔的無恥言論，卻見對方靈巧地向後一退，以優雅姿態伸展雙手，宛如沐浴在晨光下，高高仰起那張絕美的臉龐。瞬間，一雙巨大的黑色羽翼從惡魔背後強而有力地伸展開來，黑得發亮的羽毛尾端閃著點點金光，耀眼迷人。

「亞瑟·烈威特。」極度魅惑的嗓音呼喚著他，悅耳得使聽者渾身酥麻、顫抖不已，彷彿直接搔刮著靈魂最脆弱之處。

「遊走在污穢與純潔之間的神父，你是屬於我的，記得你的引誘者此刻的姿態，因為不久的將來，我會以同樣的姿態迎接你，讓你與我一同墮落深淵，永遠臣服於我。」

「沙」一聲，美麗的黑翼突然大大舞動，惡魔修長筆直的雙腿緩緩騰空，似乎逐漸遠離，但下一刻，又突然朝地面俯衝而來。

亞瑟下意識地抬手防衛，卻只見一道黑影竄入他身旁的地面，瞬間消失無蹤。

黑暗的教堂內，除了自己急促的呼吸聲外，再也聽不到任何聲響。

望著空無一物的地面，亞瑟不禁懷疑不久前發生的一切只是一場荒謬的夢境，但殘留在身上的痛楚，卻又提醒他這不是夢。

「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你的名被尊為聖……」

冷汗濕透了面頰，心臟仍不聽使喚地怦怦作響，他握緊手中的念珠，低聲禱告以安定自己慌亂的心，穩定紊亂的呼吸。

「……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，救我們遠離凶惡。」

他一再告誡自己，是夢也好，是現實也好，他還是亞瑟·烈威特，是一心一意奉獻給神的聖職者，絕對不讓惡魔有乘虛而入的機會。

然而，當他仰望教堂內的天使壁畫時，不知為何，那純白高雅的身影，竟與殘留在腦海中的惡魔，緩緩重疊。

這時亞瑟還不知道，此刻在他心中烙下深刻印象的黑色羽翼，並非出身於幽暗的下級惡魔。

惡魔之首、地獄之王——這些是世人給他的封號，以恐懼的語氣訴說他是黑暗支配者，也是一切萬惡的淵藪。

即使如此，這些稱號仍不足以形容這既邪惡又神聖的存在。

因為他曾是地位崇高的熾天使，也是從天殞落的金星，更是即將改變亞瑟命運的墮天使——路西法。

第一章

「上帝對每個人都有祂的安排。」

一雙佈滿皺紋的大手，溫柔撫摸著他的髮梢。

「很多時候，我們會因為病痛的折磨感到痛苦，或因為與親人生離死別而哭泣，甚至陷入絕望，但無論上帝給我們什麼樣的試煉，都是為了讓我們更接近祂，成為更美好的人，我們的軟弱，最終都會在磨練中變得更堅強。」

依稀記得，儘管病魔纏身，祖父憔悴的面容依然慈祥。

「我親愛的亞瑟，我們不能放棄希望。就算我不在了，你也要堅定自己的信仰，繼續為你關懷的人付出、守護所愛的人，好嗎？」

堅定信仰，關懷、付出，守護所愛……

至今亞瑟仍清楚地記得，這是撫養他長大的祖父因癌症去世前，和他的最後一項約定，也是他矢志不移的信念。

「亞瑟神父，早安。」

迎面而來的學生以燦爛的笑容向他打招呼，他也報以微笑，向他們點點頭。

聖誕節過後，很快又迎來了新的一年，原本因假日而冷清的校園，再度恢復以往的熱鬧。

亞瑟快步走過古樸典雅的長廊，他很慶幸自己從神學院畢業之後，能夠回到自己出生的小鎮，在這間歷史悠久的天主教學校擔任神父。

他喜歡這個人情味濃厚的小鎮，也喜歡具有歷史氣息的校園，更喜歡學生們活力十足的笑靨。

「啊！亞瑟神父。」擦肩而過的女老師停下腳步，像是見到救星般，「麻煩你幫我提醒寇帝斯老師，只剩下他還沒交教學日誌。」

「我正是為了這件事要去找他。」

身為教務處的兼職行政人員，儘管只負責部份業務，但和全校師生熟識的亞瑟，常常成為其他同事委託的對象，尤其是寇帝斯遲遲未交教學日誌的事情，連教務主任都常為此搖頭歎息。

寇帝斯·狄倫是亞瑟在神學院就結識的好友，不過他畢業後並未和自己一樣投入神職，而是在同一所學校擔任數學老師，同時也是七年級學生的班導師。

個性開朗又頗受學生愛戴的寇帝斯，唯一的小缺點就是相當健忘。

「真是的，我幾乎天天提醒他耶！每次他都說明天一定記得交，結果從來沒有記得過，害我一直被主任數落。」

同事莉莉絲蹙起姣好的眉，漂亮的瓜子臉浮現些許不耐，頻頻抱怨「寇帝斯是不是有失憶症」，亞瑟也只能苦笑。

沒交教學日誌只是小事，但答應的事情一直沒做到，還替其他同事帶來困擾，這對寇帝斯而言並非小問題。

答應莉莉絲一定會親自從寇帝斯手上拿回教學日誌後，亞瑟繼續朝七年級的教室前進。

沿途依然有許多學生熱情地向他道早，看到這些天真活潑的孩子們，他不禁想起祖父去世時，自己也和他們差不多大，只是年僅十歲的孩童。

母親在他出生後就去世了，從軍的父親在他五歲時就前往戰場，生死未卜，就連養育他長大的祖父也罹患癌症，生命走到盡頭。

當時他曾不知所措地哭泣，覺得無助又哀傷，更無法面對祖父即將辭世的痛苦。祖父的那席話，讓他明白這是上帝對他們的試煉，要他成為堅強的人。

他也記得在自己答應會遵守約定後，病床上的祖父向虛空露出微笑，宛如目睹了前所未見的美景，但他視線的盡頭，除了掛在牆上的天使畫像，什麼也沒有。

祖父一直很喜歡那幅以米迦勒和加百列為主角的畫。擁有潔白雙翼的聖潔天使和復活天使從天而降，向虔誠的信徒伸出手，引領他們前往天堂。祖父讚美這幅畫傳達的神韻最相似，彷彿曾親眼見過這兩位高貴美麗的大天使。

而亞瑟對祖父最後的記憶，是他低喃著「祂們來接我了」，向天空伸出指尖，宛如等待天使們牽住他的手，然後笑著閉上眼睛。

他始終深信，是天使們帶走了祖父，引領他到沒有病痛糾纏的天堂，繼續守護著烈威特家族，守護著自己。

就在祖父去世當天，戰爭也結束了。沒過幾天，父親回到故鄉，他們父子終於得以重逢。

那時他便深刻體悟到，上帝果然對每個人都有安排。

人間沒有真正的絕境，到處都充滿希望，只是世人往往因悲傷和痛苦，忘記了希望的存在。

「亞瑟神父！」大老遠看到他走過來的少年，從教室的窗戶探出頭來，用洪亮的大嗓門加上誇張的揮手動作向他打招呼。「新年快樂，您看起來氣色很好。」

「你也是啊！假期應該過得很愉快吧？」

大大點頭表示「沒錯」的少年是山姆·葛蘭傑，活潑好動的他被老師和同學暱稱

為「山米」。

「山米，聖誕夜那天的事情，我還沒向你道謝呢！」

「道謝？」

「謝謝你們替我過了一個美好的生日，你們唱的『聖城』是我聽過最好聽的。」

「咦？您怎麼……」山姆詫異地瞪大雙眼，噘嘴嘟囔，「知道是我。」

亞瑟笑而不答，因為所有唱詩班成員中，就屬山姆的表情最興奮，當然很容易猜到是他策畫這件事的。

然而，無論是年齡或生日，對他而言都不具有特殊意義，孩子們的祝福和笑容，才是最珍貴的。

他會在這天感念病逝的母親，覺得能夠在這天誕生，對世代代都虔誠信奉上帝的烈威特家族而言，是至高無上的光榮。

但除此之外，他不希望有人刻意為他慶祝，之前有不少學生和鎮民送他禮物，該如何處置讓他傷了不少腦筋。深知他的困擾，今年山姆和唱詩班學生的心意，讓他渡過了非常溫暖的生日。只是在那之後……

剎那間，腦海中浮現凌空展開的黑色羽翼。

飛揚的金色髮絲、翡翠般碧綠的瞳孔，既完美又邪惡的身影烙印在內心深處、揮之不去。同樣發生在聖誕夜，但與學生們給予的溫暖截然不同，那是詭譎又令人不愉快的記憶。

那個集美麗、殘酷、邪惡於一身的惡魔，帶走了慘遭欺騙的無辜靈魂，並宣告要讓自己墮落在他腳邊。

但事發至今，自己的生活仍和往常一樣，沒有什麼不同。難道這只是一場惡夢？

「好啦！我就知道什麼都瞞不過亞瑟神父的眼睛，只要能讓你開心就好。」

山姆開朗的聲音驅散了亞瑟心中的陰影，決定不再追究夢境的真假。

「謝謝，我真的很開心。」

「不用謝啦！」反倒是山姆變得不好意思起來，靦腆地抓抓頭，「您平常也對我們很照顧啊……對了，您是來找寇帝斯老師嗎？」

「是啊！下一堂是他的課吧？」

「嗯，不過他還沒到，可能又忘了什麼東西，折回去拿了。」山姆哈哈一笑，顯然對班導師的健忘習以為常。

亞瑟笑著搖頭，等會得提醒好友以身作則才行，以免教師的威信蕩然無存。

這時教室裡突然傳來笑聲，亞瑟下意識地向聲音來源看去，只見好幾個女孩聚集在講台前，興奮地圍繞著一位高大的男性，你一言我一語聊得不亦樂乎，還不時發出誇張的笑聲，向男人投以既崇拜又愛慕的眼光。

就算亞瑟沒有戀愛的經驗，也感覺得到現場瀰漫著情竇初開的氣氛。

「又來了！」山姆看似受不了地扶著額頭，「這些女生一看到帥哥老師就纏著不放，巴不得能夠一整天都上神學課。」

亞瑟仔細打量背對自己的男性，這位神學老師擁有一頭罕見的紅髮，整潔的白襯衫搭配剪裁合宜的雙排釦西裝背心，勾勒出英挺身軀的線條，寬闊的肩背散發出

專屬於成年男性的穩重氣息。

他可以理解為何小女生們爭相圍著山姆口中的「帥哥老師」了。

但不知為何，亞瑟的心頭浮現一股不安，總覺得對方的身形有點眼熟。

「山米，原本教神學的查理老師呢？」

「欸？查理老師不是回家休養了嗎？梅菲斯特老師聖誕節前就來了，已經代課好幾天了耶！」

被山姆調侃太久沒有來七年級教室，亞瑟臉上雖沒有表現出驚慌，但內心的錯愕和不安卻逐漸擴大。

他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。身為教務處行政人員的自己，不可能不知道七年級神學課替換老師的事情，更對這位名為「梅菲斯特」的代課老師沒有印象。

似乎察覺了亞瑟探詢的目光，他所觀察的對象驀地回過頭來，和他四目相對。這一瞬間，亞瑟彷彿回到那日黑暗的教堂，對著完美無暇的美麗容顏，極力抵抗對方施予的誘惑。

他倒抽了一口氣，不安的情緒化為焦躁和恐懼，背脊泛起寒意。

是惡魔……那個宣告會讓他墮落的惡魔。

但在他的記憶中，惡魔擁有一頭在黑暗中也閃爍著光輝的金髮，以及不染纖塵的碧綠雙眸，而眼前的男人卻有一頭火燄般的紅髮，深褐色瞳孔更是深不見底。

但那俊美非凡的臉龐、比例完美的挺拔身軀，全都和他印象中的惡魔相符。

震驚令亞瑟忘了維持應有的禮貌，不過梅菲斯特並不在意他過於放肆的目光，甚至在女生們高聲嚷著「亞瑟神父來了」的時候，頗具風度地向他點頭致意。

亞瑟沒有漏看那優雅嘴角邊一閃而逝的微笑，又似嘲諷，又似引誘。

他心中警鈴大作，正打算走進教室和梅菲斯特對質，身後響起的宏亮嗓音卻喚住了他。

「亞瑟，你怎麼來啦？」

回過頭，滿臉笑容的好友立刻上前給了他一個熱情的擁抱。「新年快樂！對了，我媽說今年的蘋果收成很好，寄了好幾箱給我，過兩天我拿來給你……」

「寇帝斯，那個人是誰？」

被亞瑟硬生生打斷，寇帝斯稍微皺了皺眉頭，依然保持笑容，順著他的視線看去。

「喔，你說梅菲斯特啊？他姓什麼我倒是忘了，反正他是暫時替查理教神學的代課老師。真難得，竟然有亞瑟神父不知道的事情呢！」

「他什麼時候來的？」沒有理會好友的揶揄，亞瑟趕緊追問，同時不忘監視著梅菲斯特和學生們的互動。

「他聖誕節前就來了啊！」寇帝斯給出了和山姆相同的答案，「怎麼？你也對這位神祕的帥哥老師感興趣啊！他才來幾天，學生們就很喜歡他。說也奇怪，他明明從不參加學生的活動，這些孩子卻老愛纏著他玩。」

寇帝斯笑說梅菲斯特在學生之間很有人氣，不只女生被他迷得神魂顛倒，就連不少男生也喜歡找他聊天，亞瑟也不時聽到圍繞著他的女生們邀請他參加野餐或觀賞球賽，但都被他婉言拒絕了。

「你看，她們還真是鍥而不舍……咦？你該不會也是為了看他，才特地跑來我們教室的吧？」

「不是。」亞瑟終於想起此行的目的，趕緊提醒寇帝斯教學日誌的事情。寇帝斯恍如大夢初醒，拍了拍自己的額頭，嘴裡直嚷，「慘了、慘了，這下莉莉絲一定氣炸了！」

亞瑟正想鼓勵好友幾句，卻發現梅菲斯特在女生們依依不捨的道別聲中，踩著從容的步伐走出教室。

「寇帝斯，你回去上課吧！我有事要找梅菲斯特老師談談。」

「咦？我還沒……喂！亞瑟！」

為了跟上梅菲斯特，亞瑟向寇帝斯說聲抱歉，便快步追上前方優雅的背影。

「等等！梅菲斯特老師。」

「您好，神父。」似乎早就預料到他會跟來，走到走廊轉角處的梅菲斯特停下腳步，回過頭來注視他的眼中毫無訝異之色，沉穩的嗓音相當悅耳，「有什麼事嗎？我記得每堂課的點名表我都有交喔！」

「聽說你聖誕節前就來代查理老師的神學課了，可是很抱歉，為何我對你擔任代課老師的事情沒有任何印象？」

眼看學生們都已進教室上課，走廊上空無一人，亞瑟也不拐彎抹角，直接切入問題核心。

「您的問題真有趣呢！可能是您之前都在忙報佳音活動吧，那時我應該一起參加的，這樣您就會記得有我這個新來的代課老師了。不過現在也不遲，您可以向莉莉絲老師調閱我的履歷，相信能幫助您更了解我。」

「我不需要調閱你的履歷，我之前就在教堂見過你了，不是嗎？」亞瑟以試探的口氣詢問，但黑亮的瞳孔卻直視著梅菲斯特，企圖從他的表情中看出動搖。但梅菲斯特僅以高雅的動作撩起額髮，臉上不僅沒有浮現一絲慌亂，微微上揚的嘴角甚至帶點揶揄的意味。

「真沒想到，連您這樣高貴的聖職者，也會用這種老套的招式拉近和新老師的距離。」

「招式？」亞瑟不知道自己用了什麼被稱為「老套」的招式，更從未想要拉近與對方的距離，「我沒有……」

「不過很可惜，在來到這所學校之前，我從未見過您。」吐出斬釘截鐵的話語，梅菲斯特的唇勾起一抹迷人的弧線。他向亞瑟靠近了一步，俊美的容顏逼近他，

「畢竟像您如此美麗的人，就算只是匆匆一瞥，我也絕對不會忘記。」

不習慣與人如此近距離接觸，亞瑟正想躲開，梅菲斯特卻執起他的左手，在膚色雪白的手背上輕輕一吻。

「我想只要有幸能向您告解的人，就算是再十惡不赦的罪犯，污穢的靈魂也能就此獲得解脫吧！還是說……反而會被您的美貌所禁錮，終日思念著您呢？」

「請你別胡言亂語！」沒想到眼前這英俊的男人會說出如此輕浮的話，亞瑟急忙抽回手，但難以言喻的熱度已從被吻的地方緩緩流向全身。

「我只是為主傳達旨意、為信眾傳達信念的媒介，長相如何並不重要，真正想要從懺悔中獲得赦免的人，不該拘泥於我的外表。」

「抱歉，是我失言了。」梅菲斯特低笑著道歉，往後退一步，「那麼，請恕我先告辭了，雖然還想跟您聊聊，不過等一下還有課。」

留下一句「希望今後有機會能與你再敘」，梅菲斯特向他點頭致意，轉身離開。

亞瑟望著那漸行漸遠的挺拔身影，殘留在手背上的餘溫，仍未散去。

雖然不是第一次讓人親吻手背，但和信徒們象徵虔誠和信賴的親吻相比，這個男人的眼神和雙唇，全都傳遞出毫不掩飾的熱切渴望，彷彿訴說著對他的愛意。

愛意？亞瑟不敢相信自己會產生這種錯覺，因為這是不可能存在於同性之間的情感，然而，對方凝視自己的專注神情，又令他感受到濃烈的危險氣息。

突然想起自己竟然在那男人的言語下退縮，忘了攔下對方的初衷，亞瑟低聲責備自己的疏忽，也讓他懷疑這個相當懂得以美妙嗓音和花言巧語閃避話題的人，說不定真的是惡魔化身。

「真是的……」他不喜歡隨意懷疑別人，尤其是將對方視為罪惡的象徵，這讓他擔心自己會誣賴了梅菲斯特。

可是這念頭，不知為何始終縈繞在心中，揮之不去。

這次絕對不能再讓梅菲斯特溜走！

經過一整晚的沉澱，亞瑟以堅定的步伐走向七年級的教室。這次他事先查好課表，確定梅菲斯特之後沒有排課，沒有藉口可以避開他的質問。

走近鬧烘烘的教室，他就發現和昨天一樣，他要找的人正在講台前被女孩們團團包圍。

「梅菲斯特老師，您為什麼說米迦勒沒有慈悲心呢？」

女學生的問題引起亞瑟注意，他對這種說法感到不悅，又不明所以，只好站在教室外聆聽他們的對話。

「祂不是完全沒有慈悲心，只是被誇張了。」梅菲斯特用足以蠱惑所有人的輕柔嗓音緩緩說：「亞當和夏娃誤食禁果之後，是誰率領眾天使從天而降，宣佈將他們逐出樂園？」

「是米迦勒！」

得到梅菲斯特讚許的點頭，回答的女孩開心得像抽中大獎般高聲歡呼。

「那麼，妳們想想看，為什麼上帝會派祂來執行這項任務？」

「因為祂是正義天使！」

「因為祂有過人的智慧與勇氣！」

「很好，妳們都說了書上教導的內容。」在此此起彼落的搶答中，梅菲斯特舉起修長食指，不贊同的左右搖晃，「但如果祂真是正義化身的話，為何要身穿耀眼的盔甲及戰袍，以王者降臨的威武姿態向亞當傳達神的旨意？面對這個被欺騙而犯錯的可憐人類，他根本不需要擺出如此大的陣仗。」

女孩們靜了下來，有些人開始竊竊私語，有些人甚至點頭附和，但亞瑟對這種謬

論相當不悅。

「因此，我們可以大膽假設，米迦勒並不覺得亞當的處境值得同情，才會以高高在上的『英姿』宣佈他的下場，正因為他不同情亞當，才能徹底執行任務。再從某些角度而言，或許米迦勒是喜歡耀武揚威的天使，藉此機會突顯自己是能君臨千萬天使的神之使者……」

再也聽不下去，忍無可忍的亞瑟正打算走進教室制止梅菲斯特誤導學生的言論，一隻大掌卻從背後搭上他的肩膀。

「真巧，亞瑟，我正在找你呢！你在這裡做什麼？」提著竹籃的寇帝斯笑咪咪的站在他身後。

教室內的女孩們被他的大嗓門吸引了注意力，發覺身為神父的亞瑟站在教室門外，紛紛露出「糟糕」的表情，就像偷偷聚在一起說某人壞話，卻被當場抓到。反倒是有妖言惑眾之嫌的梅菲斯特，仍維持一貫的優雅風度，向他們微笑。亞瑟暗自感歎好友出現的時機不巧，使自己的處境變得有些尷尬，只好故作鎮定的向寇帝斯打招呼。

但說要找他的寇帝斯卻莫名沉默了下來，還盯著教室內的梅菲斯特好半晌，又不時回眸看亞瑟，好幾次想開口，但都還是吞了回去。

出於直覺，亞瑟猜想寇帝斯是想問他在這裡做什麼，但他不想主動說明，畢竟被人逮到自己像是偷聽的行為，多少有點糗。

最後寇帝斯什麼都沒問，只是恢復笑容滿面的模樣，舉起手中的竹籃晃了晃，「我昨天不是說過要送你一些蘋果嗎？我帶來了喔！狄倫家出品，品質有保證。」

「你們家的蘋果好吃我倒是不懷疑，不過我一個人可吃不了這麼多。」

「沒關係啦！你可以……」

就在寇帝斯替他設想可以分給誰的時候，亞瑟瞥見自己一直在注意的人走出了教室，經過他們面前時，還禮貌性的點頭。

「啊，梅菲斯特老師，等等。」亞瑟沒多想就喚住對方，更沒注意身旁的好友臉色一沉。

「亞瑟神父，您好。」梅菲斯特的禮貌僅止於此，接下來他的笑意就變得有些促狹，「今天有什麼新招嗎？我已經準備好和您一步步拉近距離了。」

「我說過，我沒有什麼招式！」亞瑟為之氣結，想解釋也解釋不清。

察覺氣氛不對勁，一旁的寇帝斯插進話來，笑道：「那我也用蘋果和梅菲斯特老師套交情好了，這是我們家自己種的蘋果，拿幾顆回去吧！可以分給你的妻子或女朋友嚐嚐。」

「謝謝，不過可惜，我沒有可以分享的對象。」梅菲斯特俊美臉龐上的笑容帶著深意，「何況這可是禁忌的果實哪！我怕只要嚐了一次，就會無法自拔。」

委婉的推辭了寇帝斯的好意，他便穿過兩人中間，大步離開。

「等一下……」不想再放他走，亞瑟打算追上去，又想起特地拿蘋果給自己的寇帝斯，趕緊回頭取走他手中的籃子，揣進懷中。

「寇帝斯，謝謝你的蘋果，請代我向伯母問好。」

「喂！亞瑟！你又要跑去哪？」

將寇帝斯不甘的呼喚拋在腦後，亞瑟只說了聲「抱歉」，便頭也不回的緊跟在梅菲斯特身後。

第二章

好幾次，亞瑟以為自己會跟丟這位神祕的神學老師，每次他正打算出聲喚住梅菲斯特，不是有學生攔下他詢問唱詩班的活動，就是請教他告解的時間，他不想敷衍學生，只能秉持職責簡要解答。

沒想到最後連山姆也來湊一腳，他抱著剛撿到的小白貓，哭喪著臉問他該怎麼辦。亞瑟向來拿小動物沒轍。剛來學校任職的時候，他就常因為帶流浪動物回來照顧，遭同事們調侃。但最後，大家還是七手八腳地幫忙，一同將動物們安置在校園一角的小園內，還讓孩子們輪流照料，藉此做機會教育。

自此以後，孩子們只要撿到小動物，都會來找他商量，儼然將他視為小動物園的園長。

只是這次山姆可憐兮兮的說，想將這隻已取名為「懷弟」的貓留在身邊照顧。亞瑟向他保證會和舍監談談，在不影響其他住宿生的前提下，同意他把小貓養在宿舍裡。

這一連串的意外阻撓，彷彿天意在阻止他接近梅菲斯特。

但更巧的是，每當他以為自己會跟丟時，那高大的身影就會出現在視線一角。

「梅菲斯特老師！」終於，他在對方拐進個人辦公室前叫出了口。

梅菲斯特回過頭，似乎想向他打招呼，卻忍不住輕笑出聲，「亞瑟神父，您拎著蘋果一路跟過來，不覺得重嗎？」

亞瑟這才意識到挽著籃子追代課老師的自己模樣有多可笑，趕緊將籃子收到身後。

「您對我還真是窮追不捨啊！這麼堅持要把蘋果分給我嗎？還是您對每一位新老師都這麼熱情？」

「我不是來分蘋果的。」不喜歡他過於輕佻的言語，但眼下的自己又很狼狽，亞瑟刻意清了清嗓音才開口，「我想和你討論一下有關天使的見解。」

俊美的神學老師淡然一笑，動作自然的打開個人辦公室的門，擺出「請進」的姿勢，「既然您有不同的見解，願聞其詳。」

「我覺得剛才你對大天使米迦勒的評論，有誤導學生之嫌。」

「誤導？我只是提供學生另一種思考的方向。」

「很多典籍上都記載了大天使米迦勒的事蹟，證明祂不只是慈悲天使，更是聖潔天使。」亞瑟跟著梅菲斯特走進辦公室，同時不忘糾正對方。

「說不定那些事蹟都是世人為祂塑造的形象。」梅菲斯特邀請亞瑟在會客用的沙發坐下，但亞瑟不領情，他只好掩上門，和他一同站在門口。

「無論是您口中的米迦勒、加百列、烏列，都有可能是人類所希望能效法的榜樣罷了。」

「你這種說法對主的使者是種褻瀆。」

「您沒有和祂們見面或是相處過，自然不明白祂們的本性。」

難道你見過這些大天使？亞瑟忍住反問的衝動，責備自己不該失去冷靜。

梅菲斯特看穿了他的心思，笑道：「如果我說我和祂們很熟，你相信嗎？」

亞瑟怔住了，不可置信地望著梅菲斯特，那高傲的語氣，彷彿他真的和天使們相當熟識。但姑且不論他究竟是人類，抑或是自己所懷疑的惡魔，都不是能和天使接觸的身份，他說的是真是假？

突然，寂靜的空間裡響起笑聲，打斷兩人劍拔弩張的對峙。

梅菲斯特好笑的看著他，「看您認真的，該不會以為我真的認識天使吧？想也知道，像我這種不虔誠的人，死後不下地獄就不錯了，怎麼可能和高高在上的天使有往來呢？」

「梅菲斯特老師，這並不好笑。你也不該詛咒自己下地獄，再窮凶極惡的人，只要誠心懺悔，也有機會改過向善，進入天堂。」

「喔？就連犯下無可饒恕之罪的人，也能夠上天堂嗎？」

「在上帝眼中，沒有不可饒恕的罪，只有世人對功利的偏執和不知悔改，才令祂痛心。」

「沒有……不可饒恕的罪嗎？」如此沉吟的梅菲斯特，臉上閃過難以言喻的複雜神色，但下一刻，他深邃的褐色眼眸目光流轉，綻放出耀眼迷人的光采，「比起唯命是從的米迦勒，您更像悲天憫人的天使。」

「我只是侍奉上帝的僕人，怎麼能和祂的使者相提並論。」

「但在我心目中，您比天使更加聖潔美麗。」宛如訴說愛語般的甜膩嗓音，使氣氛瞬間為之一變。

感覺不對勁的亞瑟抬起頭，只見梅菲斯特緩步靠近自己，前所未有的熾熱視線羅織成網，將他籠罩其中。

「認真、正直、純潔……打從第一眼見到您，我就被您深深吸引了。」

「吸引？」聽到意外的辭彙，亞瑟錯愕的睜圓黑亮的眼。

對方盛滿愛意的目光，印證了他所擔憂的事情，更難以適應驟然縮短的距離，亞瑟後退著想要躲避，直到背部抵上門扉，才發現不知不覺中已無路可退。

深邃的褐色眼眸令人心慌意亂，無法直視，他不由得垂下眼閃避，「請你別開我玩笑。」

「我是認真的。」梅菲斯特的雙手撐在門上，將他牢牢困在自己的臂彎中，不讓他有逃脫的機會，「可惜被您視為玩笑，這是最令人難過的事情。」

第一次面對他人熱情的表白，亞瑟除了不知所措，還有些驚慌，尤其瞥見梅菲斯特受傷的苦笑，心中更是不忍，「不……我的意思是……」

「我一直迷戀著您。」梅菲斯特低下頭，唇幾乎要觸碰到亞瑟的髮絲，「您說的沒錯，昨天我不是第一次見到您，而是更早之前，當我看到您在教堂專心佈道的神采……儘管只是匆匆一瞥，您的身影已完全佔據我的心。」

以無限仰慕的語氣訴說愛意，梅菲斯特略帶沙啞的嗓音，充滿令人陶然的誘惑氣息。

「昨天您主動跟我說話，讓我很高興，我本來打算壓抑自己的心意，不打算告訴您，但如今，您和我的距離如此接近，我沒有把握能把持得住。」

感覺髮梢被對方輕吻著，亞瑟想要躲開，但這俊美男子身上散發著不知是香水、還是花香的危險香氣，害他一時頭暈目眩，差點失了神。

或許對方一時被情慾沖昏頭、無法自制，但身為神職人員的自己，可不能跟著沉淪。想起自己的職責，亞瑟抵住朝他傾來的寬闊胸膛，正色道：「正因為如此，我們更應該保持距離。」

「我知道您已全心奉獻給神，我對您的思念卻已無法停止，您可以不回應我，但我有權利繼續愛慕您。」

「我希望你明白，這種情感是錯誤的。你一定知道索多瑪和蛾摩拉城的教訓，耽於同性淫慾，最終會招致毀滅。」

「淫慾是罪，但愛人不是罪，不是嗎？」

沒想到被如此反問，亞瑟半張著嘴吐不出一個字，因為他找不到可以反駁的道理。

「我深愛著您，這不是淫慾，而是我發自內心的真摯情感，比起虛偽的同情或憐憫，愛一個人更不該是一種罪。」

伴隨著輕柔愛戀的話語，那深褐色的眼眸彷彿要望穿他似的，深情而堅定地凝視著他。

亞瑟想起爺爺對他的教誨，要他堅定信仰，關懷、付出，守護所愛。

「愛」是這世上最堅不可摧的力量，他無論如何都說不出這種情感是錯誤的，更遑論說它是種罪惡。

胸口猛地一陣揪緊，難以言喻的痛楚讓亞瑟無法出聲，眼睜睜看著男人朝自己又靠近了一步。

「其實我並非不喜歡蘋果。」梅菲斯特的視線落到亞瑟手中的籃子上，「而是這種充滿誘惑氣息的禁忌果實，一旦聞到它香甜的氣味，往往令人難以自持。」他從籃中取出一顆蘋果把玩著，在豔紅的表面烙下愛憐的親吻。

「就像您給我的感覺一樣……清甜、純淨，卻擁有不可抗拒的魅力……」

亞瑟知道自己不該聽下去，這不是聖職者應該有的行為，但此刻，他失去抵抗的力量，視覺、聽覺、理智……彷彿都被這個男人深深牽引住，只能凝視那優美的唇，繼續向自己吐露愛語。

「就算愛上您真的是神眼中的罪，就算是不可觸碰的禁忌，我也無法割捨對您的愛戀，只要能得到您，我願意——」

捧著蘋果的大掌突然鬆手，任憑甜美果實急速墜落，「咚」一聲跌落在地。

在果實滾動的餘音中，亞瑟清楚地聽見，擁有絕世美貌的男人在他耳畔低語。

「我願意為了您，就此墮入地獄。」

「喵——」

突兀的軟綿叫聲驅散了這旖旎而迷亂的氣氛，亞瑟頓時清醒過來。這簡直像被麻藥迷惑心智，他不敢相信自已竟沉溺於這男人的表白之中。

可他還沒伸手推開梅菲斯特，對方已滿臉厭惡地自動退開，目光不悅的緊盯著亞

瑟腳邊那隻渾身雪白的小動物。

「懷弟？」亞瑟不確定地出聲呼喚，依稀記得牠是山姆撿來的小白貓。

小白貓撒嬌似的喵喵叫，在他腳邊磨蹭繞圈，彷彿在回應他的呼喚，他趕緊彎腰抱起牠。

「你怎麼會在這裡？」他的問題當然得不到回答。但懷弟的意外出現並不重要，重點是他因牠而適時回神，小白貓也給了他逃開的理由。

「梅菲斯特老師，我想學生應該正急著找牠，我得走了。」

「亞瑟神父。」

在伸出的手觸及門把前，背後響起梅菲斯特的呼喚，亞瑟不敢回頭，也無法移動腳步，只能聆聽對方以動人心弦的美妙嗓音宣示，「我不會放棄您的。」

心臟猛烈狂跳，混合著慌亂和不知名的複雜情緒，強烈的危機感告訴他，一定要盡快離開這個危險的男人。

顧不得自己一手提著籃子、一手抱著貓的窘態，亞瑟以笨拙的動作扭動門把，門一開，就見山姆正在門口徘徊，看見他抱著懷弟，馬上鬆了一大口氣。

「太好了！幸好被亞瑟神父撿到。對不起，我一分心，牠就不見了……」

山姆從他手中接過懷弟，又生怕遭到辦公室主人的責難，不安的朝屋內探頭探腦，似乎想出聲道歉，偏偏辦公室的門很快闔上，絲毫不給他機會。

山姆沮喪地垮下肩膀，「懷弟是不是闖禍啦？這是梅菲斯特老師的辦公室吧……他是不是因為懷弟溜進去生氣了？」

「不，懷弟很乖。」雖然梅菲斯特看起來確實不喜歡這隻惹人憐愛的小生物。

突然間，亞瑟忍不住想笑，原來那個男人討厭貓。他不禁感激起沒將小白貓看好的山姆，讓自己得以溜走，不然再多待一陣子的話……

他不能想像自己會陷入什麼樣的困境。儘管他找不出理由反駁梅菲斯特的言論，卻深知自己絕不能遭到蠱惑，他有身為聖職者的職責和道德，不能就這樣被奪去心神。

這個男人，太危險了。

不過亞瑟也同時發覺，自己竟再一次，將原本的目的拋諸腦後。然而，他沒有足夠的勇氣，再次回頭面對向自己訴說愛意的男人。